

《黔苗图说》初考

魏 治 臻

《黔苗图说》八十二幅，每幅长25.5厘米，宽18.5厘米，彩绘本，不著绘者撰者姓名，以写生图画为主，佐以简赅文字说明。其图生动描绘贵州省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当年形貌、服饰、房舍和自然景象；其说概括描述当地民族风俗、习惯、生产和生活状况，系所谓《苗图》中流传迄今最为完整者之一。

兹略述对《黔苗图说》的初步考察研究如次：

按曾于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出任贵州巡抚的田雯，于到任之后，曾以两年的时光，搜求地方典籍，综览有关文献，根据前人记载及其亲莅黔境各地的耳闻目睹，编著《黔书》四卷。此书卷一对于贵州“苗‘蛮’种类部族”三十种，作了梗概记述。

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李宗昉任贵州督学，于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撰《黔记》四卷，此书对《黔苗图说》曾作信而有徵的论述。《黔记》卷三指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板刻存藩署。今无存矣，田山蘊（按：田雯名纶霞，字山蘊，自号蒙斋，）《黔书》旧有三十种。兹图说较山蘊为详，惜其言不雅驯，拟暇时，再为润饰成文。”由于当时正值贵州省苗民起义波澜壮阔，多次起伏，黔筑境内迭经兵燹，几遭战乱，陈浩所作苗图并说的刻板荡然无存，颇有可能。而所谓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否即今传《黔苗图

说》的原本，虽尚待考证或确证，但就其因承渊缘关系考察，《黔苗图说》当系以陈浩所作图说为兰本，由李宗昉主持传绘，并加以润饰而成。

陈浩所作图说“言不雅驯”，李宗昉有志“再为润饰成文”，遂效诸葛亮之举，躬履其境，亲临其事，进行绘制。《黔记》卷三李宗昉写道：“兰坡又题余所绘《黔苗图》，诗曰：‘洞庭彭蠡间，古苗多根蟠，……慕思似蜀相，铜鼓声留欢，……采风遍蛮乡，囊笔随吟鞍，‘魑’形并‘诡’习，一一归雕刻，……盍当职贡图，拜手呈朝端。’李友朱兰坡更有：‘苗僮种列八十二，像绘较若分淄澠，图功救安念尤笃，守吏莫漫荆舒怨’等诗句。可见李宗昉作为当年贵州地方文职官员之一，为了统治苗疆，呈奉清廷，确曾于道光年间，其所著《黔记》一书成书之后，对《黔苗图说》作过一番绘制和润饰。例如，所谓打牙伧佬，《黔记》卷三参录陈浩原作为：‘在黔西、平越、清镇属，发梳前披，取齐眉之意。’而在今传《黔苗图说》第二十二种之中，则被润饰成为：‘在大定、黔西、平越、平远、黄平等处。女子将嫁，先期折去门牙二齿，言恐害夫家。所谓凿齿之民也。’”

距今一百四十多年前绘制的《黔苗图说》，画工较为细致工整，色调鲜明秀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衣食住行，婚丧节庆，体察入微；跳月吹笙，踯躅歌舞，千姿百态。虽然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其中有部分丑化、歧视和诬蔑等糟粕，但也有一些可作为研究参考的直观、生动和写真的资料。因此，《黔苗图说》不仅是一件有价值的绘画艺术作品和历史文物，而且是中国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弥足珍贵的一种原始资料和文化遗产。它对于中国西南特别是贵州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情习俗的调查访问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黔苗图说》第一图所记彝族当年习俗：男以青布笼发而束于额，状如牛角，短衣大袖。女

衣裙最长。凡亲死，集所属披甲驰马，以锦缎、毡衣裹尸，焚于野，招魂而葬。”这些记载与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四所载彝族习俗基本相同。可见当今彝族男子头上的“天菩萨”以及男女服饰特征，自明清迄今一脉相承；火葬习俗于明清之际，曾在贵州彝族之中盛行。这就为探索彝族古今习俗沿革提供了比较确切和有利的参证。又如：《黔苗图说》第十八图所记贵州威宁地区苗族习俗：“郎慈苗在威宁州，其俗甚异，妇产后，夫在室抱儿，期月不出户，产妇出外工作，措饮食以供其夫。亲死，气将绝时，将亲首扭反向后而殓，谓其好看后人。此俗今亦渐息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生活的变革，虽然这些习俗在当时“亦渐息矣”，至现在业已消失，但是这些图像和记载实有助于瞭解苗族某些习俗消长的历史脉络。

《护国运动史》最近出版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发动的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运动。它在民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最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谢本书、冯祖贻、顾大全、孙代兴与高光汉等五位同志编撰的《护国运动史》一书。该书一开始分析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进而论证了护国运动爆发的必然性。作者根据丰富的史料，详细地、系统地叙述了护国运动的全过程。全书共分五章：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护国运动的酝酿和准备；护国战争的进程；各地响应护国运动；护国运动的终结及其以后的斗争。章内分节。五章之前，冠有前言，后附大事年表与后记。总共三十六万余言。书中刊印了不少珍贵的历史图片。除去扉页后刊有图像十七帧外，书内不断呈现插图以及不同时间的示意图，有图文并茂的优点。该书的出版，是研究民国史护国运动的可喜成果，将受到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 滇人 ·